

「滴答——滴答——」聽！那是烏雲哭泣後淚水打到屋子前檐的聲音；「呼——」聽！這是修長而歲月盡顯的輕鐵與老舊鐵軌相撞而擦出的火花聲；「滋·滋滋——」聽！那是每天課室裏老師未把米高峰的電線與電線口緊緊相連的那滋擾又刺耳的聲音。我們可以一天不說話，但無法一天聽不見聲音。聽覺是人類身上最繁忙的器官，每天都在世界嘈雜紛繁中去被迫接納不同的聲音和訊息。我們能做的，只剩下選擇是否傾聽而入耳，或入心，並學會如何側耳傾聽。

聆聽，是人生中最重要且富哲理的動作和道理。與人交際需要聆聽；老師，親人的囑咐需要聆聽；陌生人的提醒亦需要聆聽。我曾看過一則故事：在一個荒山野嶺外的地方，有一個「美麗」的村莊，村莊裏有着與外界不同的文化習俗，許多人因此慕名前往。一隊旅遊團稀稀拉拉的人前往此處，到達入口後，有一探險家告訴他們裏面很危險，他的隊友進去後便沒有人再出來了。此話一出，卻沒有人相信，他們看到了探險家依然存活在他們面前，便認為這只是探險家不想與大家分享村莊裏的美麗和秘密而已。最後，只剩下未下車的女人存活下來了，卻不曾見一人生還。或許村莊裏真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又或許是村莊的美麗令人流連忘返，這不得而知。但我看到的卻是人們不聽別人的忠告，不聽囑咐的後果，他們的自以為是和不懂聆聽的心，決定了他們自身的命運。

聆聽更是對自己的負責任。長輩總說：「聽聽就好，別往心裏去。」既然有人說了一件事，無論是否動聽或有用，其實終究會在一個真正懂得傾聽的人心中種下一顆種子，總有一天會發芽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令人無法無視，而必須正視它。反之，不懂聆聽別人的話，可能會錯失良機和留下遺憾。

記得曾經那個不懂聆聽的我，愚蠢至極。只記得那天的陽光明亮而刺眼的給大地鋪上金紗，籠罩在每個人的身上，但卻溫暖不了我的心。我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行李，光速穿好衣服跑出家門，乘搭計程車趕往火車站。手中的電話傳來朋友的謾罵聲：「之前不是說了，火車十點發車，你至少九點要到，怎麼現在才出門，你想急「死」你自己嗎？我可不負責，我可就走了.....」「我錯了，真的錯了，對不起。」一路上，聽着朋友的嘮叨，我心裏很不是滋味，而後卻聽到她突然說：「你是幻想像當初一樣，讓自己後悔嗎？為什麼這麼慘痛的教訓還不足以讓你改過自新呢？」我沉默了。我不會忘記在此之前，我們倆還又另外一個朋友，從小到大我們一起長大，讀同一間學校，住在同一個院子，大家看到我們仨都會稱我們為「三條友」隊伍，形影不離。因為那位女孩的離去，帶給我的是無盡的後悔和遺憾。

她如同我們倆的姐姐，卻比我少一歲。每次在學校我們總是不聽課，經常忘記有

什麼作業，要什麼時候交；有什麼活動，是何時舉行，素來倚賴着她來告訴我們答案。儘管有時候我們會忘記，她會來到我們的家裏拉着我們去做該做的事。但她在中途要離開我們一起生活了許多年的城市，那天她跟我們說：「我要走了，明天早上十點你們會來送我嗎？」我不知道，這會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我聽了也不以為然，沒往心裏去。最後那天早上我起床晚了，趕不上了，在家裏看到密密麻麻的通話記錄和訊息，我知道我遲到了，只說了聲對不起，然後，她離開了，同時也徹底消失在我的生活裏，我的世界裏，仿若從沒有來過一樣。她的聯繫方式全部沒有了，也不知是她自身原因或是家庭原因。回憶起來也挺諷刺的，這或許是因為我不懂聆聽，不懂把別人的話放進心裏，不懂珍惜朋友的後果吧。

這次，我雖然趕上了和朋友去外地考試的火車。但卻在火車上沉默了一整天，內心亦不好受。陽光從窗口射進來，而我的心卻是冰冷冰冷的。這兩次的經歷讓我反思了很久很久，仍是在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證。現在，我學會了把別人的話放進心裏，我學會了思考，我也可慣性地認真傾聽來自不同人的話語和不同的聲音。每當我聽人說話，我會不斷的點頭或看着對方，給予肯定或有疑惑的同時，都會有自己不同的反應去叮囑自己要細心聆聽。我不再相信大人們的「聽聽就好」的話，不以為然的態度只會令自己陷入黑暗和留下遺憾。

就好像今年的疫情，剛剛發現病毒的時候，中國內地領導人對醫護人員所說的話不完全的聆聽和放於心中，沒有深刻思考，省察，才導致肺炎病毒廣泛的傳播。然而，在了解到病毒可怕的傳染性後，部分高層領導卻不敢發聲，甚或封鎖內部訊息，最終導致了新型冠狀病毒急速爆發和蔓延。由此可知，聆聽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它是一個導火線，也是一個爆發點，更是一種警告。

耳朵很繁忙，聆聽很重要。明天可以成就人生，也可以拆毀人生。聽！浪潮翻湧的聲音；聽！風吹雪飄的聲音；聽！「吭吡——吭吡——」火車徐徐開出，發出我內心的聲音，我用心的聆聽，也不再誤點了！——自此以後，我終於學會聆聽的重要。